

长1860多公里,其中,在坦桑尼亚境内长约960公里,赞比亚境内长约884公里。援建铁路从问题的提出到外交部的建议,从中央的决策到援建协议的签署,再到最后建成通车和交付使用,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创性重大外交事件。历时10年,耗资约11亿元人民币。何英参与见证了坦赞铁路援建的全过程,可以说,坦赞铁路的建成离不开何英的外交智慧和艰辛付出。

他倡议主持起草我国第一个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草案。1983年,何英离开自己矢志奋斗了33个春秋的我国外交阵线,转战侨务领域,担任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全国人大中国—伊朗友好小组主席。何英是我党第一代侨务工作者,他在侨界德高望重,早在延安时期,他就在朱德同志的领导下从事侨务工作。在主持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日常工作期间,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侨务政策,坚持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,认真组织审议涉侨的议案,努力推动侨务法治建设,依法保护侨,主持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(草案)》。参与审议多项涉及华侨权益的法律草案,为保护华侨、归侨、侨眷的权益做出了不懈努力。他坚持党的侨务政策,为发挥我国侨胞优势、促进中华振兴,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大业,呕心沥血,不懈努力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何英敢闯敢试,务实创新。何

英在《我在坦桑开展外交活动的片段回忆》里坦陈了当年中央的考虑:“当时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不多,党中央和毛主席、周总理很重视已与我建交国的作用,特别是重视北非的埃及、西非的加纳、东非的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的作用,重视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纳赛尔、恩克鲁玛和尼雷尔在非洲的影响,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,发展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。我们的方针是,不仅努力争取和那些独立后未同台湾当局建交的国家建交,对那些独立后已同台湾当局建交的国家也不放弃做工作,影响它们改而同我国建交;在坚持反对‘两个中国’的前提下,对建交的具体方式和程序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,充分谅解某些非洲国家的处境。”

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。何英在任期内谈判促成乌干达、桑给巴尔、肯尼亚、布隆迪和赞比亚等跟我国建交。特别是在跟我国建交或未建交的国家开展的外交

活动中,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,工作灵活务实,捍卫了国家的尊严,捍卫了“一个中国”原则,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开拓了非洲地区外交工作新局面。

周总理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,称赞他是难得的出色的外交家,多次通电褒奖,并委以重任,1963年起由他兼驻乌干达大使,1970年起任亚非司司长。

深切缅怀何英敢于担当、锐意开拓政治品格,我们很自然想起他历时十年倾注青春智慧才情的坦赞铁路。它是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,也是我国援助非洲国家建设的第一条铁路,对援建国的外交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。

重温我国援建坦赞铁路历史,更让我们深切缅怀的是何英主导起草的外交部的援建建议。这个建议颇具战略格局眼光,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有力的论证论据。这个建议有三点,虽然时过境迁60年,但是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核心内容是坦赞铁路对路经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,是摆脱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控制的有效抓手,是发展与非洲友好关系的重要平台。总之,让非洲朋友切切实实感觉到,我们在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,是他们真正



何英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通知书。资料图片